

婦女締造・和平足印

2011年諾貝爾和平獎全數由促進地區和平的婦女獲得，分別是利比里亞總統瑟利夫（Ellen Johnson Sirleaf）、利比里亞和平運動領袖古博韋（Leymah Gbowee）、以及也門記者卡曼（Tawakul Karman）。瑟利夫剛成功連任，是利比里亞和整個非洲自2005年以來第一位民選兼女性國家領袖。她在任以來致力打擊貪污腐敗和暴力，並呼籲所有非洲婦女幫助治理她們自己的國家。古博韋可說是瑟利夫的戰友，她動員婦女在民主選舉中投票，促成非洲首位女總統誕生。古博韋組織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女性走在一起，在內戰期間多番冒著生命危險上街祈禱，要求交戰雙方停火對話，以非暴力方式爭取和平。她有堅強的信念：我們不會停止，直至和平的足印充滿每個角落。也門記者卡曼把世界的聚焦同時放在阿拉伯世界的爭取民主自由的反政府行動中。卡曼於2005年成立了「無枷鎖女記者」（Women Journalist without Chains）組織，爭取言論及新聞自由。當「阿拉伯之春」在也門花開之際，卡曼帶領青年留守首都廣場進行反政府示威行動。



2011年是不尋常的。推動非暴力抗爭、促進地區和平的婦女的名字和身影在世界不同地區冒起，繼緬甸昂山素姬於去年11月獲釋，由北非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到中東地區發生的「阿拉伯之春」，在發動和堅持和平示威，爭取國家變革的行動中，婦女都起了關鍵作用。年初3.11福島核災觸動了多個民間組織和個人再次站出來要求廢核，世界各地包括香港，矢志不移，堅韌不拔的反核行動者中，女性扮演了重要角色。

衷心祝賀三位婦女取得殊榮的同時，也提醒我們婦女與各式各樣的暴力和貧窮息息相關，她們總是首當其衝的受害者。因此追求普世的和平公義仍然必要，正如古博韋所說：「我們不會停止，直至和平的足印充滿每個角落。」

公民社會教育

姚志豪 | 宣教師

沒前途、沒命運、沒選擇的循環

從小在教會四面牆內成長，當長大以後，有種感覺，四面牆以外的人，理應更需要上主，或可說，牆內的人理應把牆外人的生活連繫起來，以致讓福音更能真實及具體地實踐於異同的角落。因此，今個暑假聯同學會，讓青年人接觸關注綜援檢討聯盟、天台屋的居民、性工作者及甘浩望神父（經常站在邊緣人位置及為他們發聲的神父），製造對話的平台，讓他們活在香港繁榮的同時，亦填補他們香港生活的另一面。

在接觸的幾個人物中，令筆者及青年人最深刻的，莫過於一次與「姐姐仔會」的「姐姐仔」對話。從來就只有在傳播媒介認識到的姐姐仔，100%是負面的，只見她們犯事，卻沒有機會聆聽她們的故事，但又自然地對她們評頭品足，認定她們所做的是錯事。透過這次會面，我想：這實是有欠公允。在整個對話中，活生生地讓我們聽到的，不只是對她們純負面的理解，而是生活的掙扎迫人。為了子女的生活要隱瞞自己的處境，甚至不能與親人聯繫（名副其實的斷六親！），更終日要以自卑感為伴。即使如此，仍要堅持做下去，原因簡單不過，只是為了生活。她們說：「這是一個沒前途、沒命運、沒選擇的循環。」因此，即使她們是別人的母親、



太太、女兒，為著生活，這些身分也一一要棄置，剩下的身分就只有「妓女」。她們說，進入這行業愈久，和世界的隔膜愈大。

然而，即使活在被唾棄的實況下，她們也找到自己的價值。事實上，有些丈夫因太太已離世而找她們幫助滿足性需要，有夫妻因性生活不協調而需要找她們協助；於他們來說，這未嘗不是一種肯定、一種價值……。值得我們深思的是，是否要單一地以道德判斷來看待她們？還是可以對她們有多一些空間去明白、了解，甚至乎尊重？

若教會是四面牆，我們願意衝破嗎？抑或是愈建愈牢固，愈建愈穩妥，最終成為故步自封、道德判斷、自以為聖人的罪人俱樂部？

「他們還是不住的問他，耶穌就直起腰來，對他們說，你們中間誰是沒有罪的，誰就可以先拿石頭打他。」

約翰福音8章7節